

幻剑书盟
HJSM.TOM.COM

鼎力推荐

北雁★著

莫负苍生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莫负苍生

北雁★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莫负苍生 / 北雁著.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0.7

ISBN 978-7-5104-1057-4

I. ①莫… II. ①北…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10349 号

莫负苍生

作 者: 北 雁

责任编辑: 连 慧

封面设计: 大象设计

版式设计: 韩东坡

责任印制: 李一鸣 秦光中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发行部: (010)6899 5968 (010)6899 8733(传真)

总编室: (010)6899 5424 (010)6832 6679(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刷: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10 × 1020 1/16

字数: 250 千字 印张: 16.5

版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4-1057-4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6899 8638

文坛鸿雁 警营奇葩

——为《莫负苍生》系列代序

公安部新闻发言人 武和平

初识北雁，是在一次山东省公安厅举办的公安局长培训班上。在我授课之余，北雁抱着一摞已经出版的作品送给我，着实令我耳目一新。

早就知道，山东公安在警营文化方面是一支强军劲旅，却没有料到，眼前这位精明强干的基层公安局的主官，拿起笔杆子也竟有“横扫百妖威当猛”的气势，并且在武侠小说领域初出茅庐就崭露头角，受到业内人士的好评，令人刮目相看。

有了更深的了解，我方知道北雁已是被称作“警察大侠”的武侠作家，他创作的长篇武侠小说《江湖封侯》在“2008 年全球华文武侠小说大赛”中一举夺魁，并深得香港著名作家倪匡先生的青睐。倪匡先生说：“武侠小说写到北雁这等程度，足矣！读者能看到这等程度的武侠小说，亦足矣！”我认识许多警营写公安题材小说的作家，但成功创作武侠小说的警察当属北雁，只是很难将这位坦诚而又儒雅的青年警官联系在一起。

北雁擅诗文，文学功底扎实，且处在创作的高产期，除《江湖封侯》外，他一口气推出了长篇武侠小说《武林大风歌》、《铁血大风歌》、《神州大风歌》、《混天》、《鼎天下》等作品，一时风靡网络，脍炙人口。其中“大风歌”系列被香港中华书局结集出版，影响颇大。由于职业的特殊性，总有人问他：“作为警察，你为何选择了武侠小说，而非公安小说？”北雁朗声回答曰：“在铲强除恶，惩治犯罪，保护人民，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方面，警察和大侠又有多大的分野？在我心中，警察就是

大侠！”

对文学事业的不倦追求使北雁十数年笔耕不辍。2008 年始,他又突然转轨,动笔创作了公安题材的长篇小说“莫负苍生”系列。

在出版前夕,北雁将书稿交给我,嘱我给他的新作写序。细阅之下,深为他笔下塑造的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所感动。

令人欣慰的是,北雁沉浸武侠文学创作多年,他的警察小说也承袭了武侠小说中一贯的奇诡、飘逸、悬疑、推理、机诈、谋略等诸多要素,从而使小说更加引人入胜,富有独特的魅力。

从武侠小说至警察小说,从“大风歌”系列至“莫负苍生”系列,无论是古代的大侠,还是现代的警察,变化的只是文学题材和时空的位移,不变的却是北雁那侠气纵横、正直热血的理念。“莫负苍生”和“忠正诚信”都是他极力弘扬的主题。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借用古人这句话,祝愿青年作家北雁文途更广,写出更多体现时代特色的佳作,为繁荣警营文化做出更大的努力。

武和平

2010 年 3 月 23 日 北京

引子

公安部某年第 10 号通报：X 省山城市辖区内国家油气管道千疮百孔，盗抢国家油气资源活动猖獗，山城警方查办不力……

公安部某年第 23 号通报：X 省山城市某派出所五四式手机一支、子弹 60 发被盗……

X 省公安厅通报：× × 年至 × × 年三年间，山城市连续发生了 8 起影响恶劣的人命案、纵火案、盗抢枪支案，至今未破，山城警方束手无策……

X 省公安厅党委决定调整山城市公安局领导班子，江渚市公安局局长荣臻临危受命，调任山城市任公安局局长。



1

京沪高速。

江渚市与山城市的交界处。

一辆黑色的轿车缓缓停下，从车上下来一位身着警服的中年人。

他久久地立在界碑旁，面向江渚市方向，深邃的眼眸里渐渐流露出一丝温情，那张刚毅而棱角分明的面庞也柔和起来。

他曾把青春与热血挥洒在江渚市这片热土上。那里有他割舍不断的亲情，那里有他朝夕相处的战友，那里有他魂牵梦萦的乡亲，那里还有他……

在江渚市，他整整奋斗了 25 年啊！

如今，按照省公安厅的调令，他简单地收拾了下行囊，轻车简从，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新的征途。

他静静地立在界碑旁，如一尊雕塑，警徽、肩章在朝阳下闪耀着庄严的光辉。冲着江渚方向，他行了一个标准的敬礼后，毅然转身，凝视着山城的方向。他知道，当自己踏上这方陌生土地的那一刻，作为新一任山城市公安局局长，自己的肩上将担负起保障山城六百万人民安居乐业的重任，担负起维护山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担。

他，义不容辞。

他，勇往直前。

他，披肝沥胆。

他掏出手机，神情庄重地拨通了一个电话，朗声说道：“厅长，荣臻已站完江渚市的最后一班岗，即将踏上山城市公安局长岗位，请厅长指示！”

“荣臻，山城市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地处三省交界，南倚苍河，号称首都的南大门。辖区内京九铁路、京杭大运河贯穿，经济发展面临着重大的机遇，但社会

治安问题让历届局长头疼,你肩上的担子不轻啊!”厅长浑厚的声音透着对荣臻的关切,更有着深深的期待。

“请厅长放心,荣臻一定不负党的重托,不辱使命!”荣臻身板笔挺,说话掷地有声。

“好!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荣臻收起手机,整整警容,上车,深沉地对司机林歌说道:“出发!”

2

对山城市,荣臻并不陌生。在历史上,确切地说是在明清时山城曾经辉煌过,京杭大运河两岸汇集了晋陕数百家商铺,繁荣风华独领风骚,素有“南秦淮北山城”之称。仅从清朝乾隆皇帝六次驾临山城的记载,可见山城当年的盛况。

当京杭漕运成为追忆的往事,地处X省内陆的山城没落了,经济发展在X省始终在下游徘徊。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京九这条贯穿中国南北大动脉的铁路的开通,又给山城市的经济腾飞带来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然而,相对落后闭塞的山城似乎并没有作好抓住新机遇融入世界经济大潮的思想准备,当天南海北的商机通过京九这条大动脉涌入山城的时候,在崭新的发展形势面前,山城人固有的生活节奏已经被打乱了。

一时奸商四起,黑帮抬头,靡靡之音充斥,山城人再一次在改革开放的重大机遇面前彷徨了。

荣臻点燃一支烟,浓眉微皱,思绪飞得更远。作为一位从政多年、有着丰富经验的公安局局长,他知道,打击犯罪,维护治安稳定,让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是他的天职。但要从源头上解决治安问题,仅仅靠打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他必须站在全市、全省甚至全国的高度上,将社会治安问题归结到改革开放、归结到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大环境中,从而探索出一条长治久安的新思路。

荣臻掐灭了烟蒂,合上眼睛仰躺在车座上。从接到调令至今,他已经三天没



有休息了。他要了解关于山城的一切信息，他要思索如何给山城人民创造一个平安和谐稳定的生活环境、如何给政府出谋划策、如何给山城的经济保驾护航。

从他舒展了浓眉、微微发出鼾声或许可以看出，他已经对践行“不辱使命”的誓言胸有成竹。

司机林歌从后视镜中看到局长终于睡着了，开始放缓车速，把车开得稳稳的。没有人比他更了解荣局长：这位有着儒将之称的公安局局长，果敢干练，雷厉风行，对待部下要求极严，但他的心里却时刻装着每一个人，关注着每一个人的成长。

“局长，你会马到成功、一切顺利的。”

林歌默默地祝福着荣臻，把车开得更稳，他要让荣局长好好地休息一下，好以充沛的精力迎接即将到来的挑战。

林歌不到 40 岁，但生活的艰难在他脸上刻下了太多的沧桑，同事们没有人叫他的大名林歌，或许也真的没有人愿意叫他“林哥”，反正大家都叫他老林。他平时寡语木讷，待人忠诚宽厚，转业前他是一名优秀的特警士官，如果不是因为家庭原因提前要求转业，或许他现在仍然留在部队里。转业后，他以娴熟的驾驶技术被分配到了市公安局后勤车队。为人低调木讷的他，要不是有高超的驾驶本领，身边的同志差不多都忽略了他的存在。当荣局长指名让他成为自己的专职司机时，车队的同行们差点瞪破了眼珠子。

当公安局局长的专职司机，是何等的荣耀！然而，林歌依然保持了原来的低调，他知道自己职责，他在尽自己一名司机的本分。

林歌内心深处还珍藏着一份感激，三年前，与他相依为命的母亲病重，他微薄的工资根本就不可能支付数万元的医疗费用，母亲也不愿意再拖累儿子，就在他们母子放弃治疗准备出院时，院方通知他们立即做手术，原来是有人已经给他们垫付了所需费用。

手术很成功，母亲得救了。可是，他们母子却不知道救命恩人到底是谁。

林歌曾经一次次地去住院处打听是什么人给他们交了住院费用，一次次都无功而返。在他的百般恳求下，住院处的小护士才断断续续地回忆起交费者好像是一个戴着墨镜、很威严气派的中年人。

这样的线索，在茫茫人海中无异于大海捞针，林歌母子也只好把对恩人的感

激放在心里。直到一个偶然的机，让看似木讷其实敏感的林歌知道了真相。

江渚市局分房子，那时还是市局副局长的荣臻没有要房子，依然住在单位的旧平房中。据说他把预交的5万元购房款又提走了。

林歌已经明白，是荣臻用购房的钱替他交了医药费用，救了母亲的命。他是一位大权在握的副局长，而自己是一个几乎被人遗忘的小人物。他们还是毫不相干的人，他对自己的帮助只有“品质”二字可以解释。

那晚，林歌找了一个无人的地方，大哭了一场。在深夜静谧的星光下，他跪在荣臻的平房前，恭敬地磕了三个响头。

他将这份感激、这份恩情藏在心里，一直没有说破。

两年前，荣臻以出色的业绩、崇高的威望升任江渚市公安局局长后，林歌辗转反侧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他就等候在荣臻上班的必经之路上。那是他第一次与荣臻面对面地近距离接触，他惶恐而又有些自卑。

“局长，我……”木讷的林歌竟然说不出一句话。

荣臻看到一头露水的林歌似乎已经在这里站了很久，感到有些意外，温和地问道：“林歌，你在等我？”

“局长，我……我想做您的司机。我当过特警，我的驾驶技术过硬，我在部队立过……二等功，我……”林歌终于将练习了无数遍的话断断续续地说完，这才敢抬头直视荣臻。他知道，这是一个让自己报恩的唯一机会。

荣臻微笑着，他看到了林歌眼神中由最初惶恐不安的羞涩到镇定自若的执著的变化，这样的眼神他熟悉，此时的林歌就像一名主动请缨上战场的士兵。

他们在晨曦的霞光中互相审视着，终于，荣臻灿然一笑，拍拍林歌的肩膀，阔步而去。

三天后，林歌成为荣臻的专职司机。

往事如昔，在林歌的脑海中闪过，如今，荣臻局长又一次踏上异地创业的征途，这将成为一条充满艰辛的创业之路！

林歌早就下定了决心，一生追随他，不离不弃！

听着荣臻熟悉的鼾声，林歌心中充满了愉悦。他机警地驾驶着轿车，在川流



不息的车流中行进着。

蓦地，林歌从后视镜中又看到了一辆黑色的奥迪轿车，确切地说，是前后两辆奥迪轿车。

起初他并没有在意，高速公路上车辆本来就多，但这两辆车似乎从他们进入山城地界后，就一直一前一后地把他的车夹在中间。随着他车速的增减，两辆奥迪的车速也在调整着，三辆车始终保持着一一定的距离。

当过特警多年的林歌敏锐地意识到了危机。从后视镜中他判断出两辆奥迪的车号不是山城的，安放牌号的架子是自动换牌的。

绝不是山城警方来接他们的车辆！

林歌曾经听荣局长说过，山城市局条件不好，没有很高档的车辆，车辆中最好的也就是普桑轿车。且荣臻局长行前也专门给山城警方作过安排，不许他们前来迎接。

不是山城警方迎接的车辆，又会是谁呢？林歌镇定地握着方向盘，稳稳地驾驶着，高度关注着前后两辆车的动向。

“林歌，这两辆车跟了我们很久。”荣臻不知何时醒了，显然早就注意到了这两辆奥迪的诡异，“你怎么看？”

林歌敬服地冲着后视镜中炯炯有神的荣臻一笑，说道：“局长，从我们踏入山城地界，它们就跟上了我们。”

“说下去！”荣臻鼓励地点头。

“不是山城警方的车辆，这两辆车或许想给你添点麻烦，或者说是想给你……”林歌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语。

“或许是想给我一个下马威吧！”荣臻眉头一展，哈哈一笑。

林歌不语。前面出现了一个岔路，这是进入山城的高速分支南山高速。果然，前面的奥迪驶入了南山高速，林歌小心翼翼地随后驶入，后面的奥迪也尾随而至。

通往山城的车辆很少，宽阔平坦的路面，正是飙车一族最喜欢的地方。

“林歌，能摆脱他们吗？”荣臻平静地问道。

“局长，摆脱不了，我们的车跑了将近30万公里了，速度提不上去！”林歌稍有情绪地回道。他对荣臻一直坐这个快要淘汰的破车是有意见的，可是荣局长为了节约经费，就是不同意换车。

“能应付他们吗？”荣臻一笑，不以为忤。

“能！”

林歌的话音一落，荣臻又仰躺下来，眯上了眼睛，不一会儿，竟又发出均匀的鼾声。

3

三辆轿车在新修好不久的南山高速上角逐着。

林歌数次想超越前面的奥迪，但都没有成功，前面的驾车者显然也是个高手，在宽阔的三车道上始终与林歌保持在同一车道上。

林歌看了一眼荣臻，荣臻的鼾声正响，他的心一下子踏实下来，局长对自己有着绝对的信心，自己又怎么能让局长失望呢？

林歌目测着前后车距，不到 50 米。他稍稍向左打了一下方向盘，做出从左边超车的样子，然后蓦地向右一打方向盘，猛地一个急刹车，后面高速跟进的奥迪车躲闪不及，随之紧急刹车，只听得一阵令人齿酸的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声，轮胎上已经冒出了黑烟，“砰”的一声，左前轮胎已经爆裂。

林歌得意地启动车子，冲睁开眼睛的荣臻笑了笑，加大油门，向前面的奥迪冲去。

前面的奥迪显然注意到了后面的变故，早已停了下来。车门打开，有人伸出一条腿，正想从车里出来，却猛然发现，后面的车直奔自己冲来！

林歌也有意在荣臻局长面前展示一下自己的车技，他虽然平时木讷内敛，但此时也被这两辆车激起了血性。前面的奥迪慌忙启动，刚刚关上车门，林歌的车已经从超车道上赶到。在超越的那一瞬间，只见林歌的车如杂耍般右侧立起，右前后轮竟然在奥迪车的左侧车壁上轰然而过。林歌吹一声口哨，那一刻竟然一扫木讷的神情，露出征服者得意的神态来。

林歌的车腾空飞了近 10 米，稳稳地落在路面上，在奥迪车主人目瞪口呆的



注视下，绝尘而去……

“特种兵林歌果然名不虚传啊！”荣臻由衷地赞叹一声。

林歌的脸一下子红了。

“市局的同志一定在高速口处迎接我们，今天的事不要声张！”荣臻说道。

林歌虽然不明白荣局长为何不下令扣留这两辆奥迪车，但是默默地点头。

半小时左右，下了南山高速，山城市公安局的两辆警车果然已经恭候多时。

一看荣臻局长的车到了，从警车里下来三位佩带一级警督警衔的警察，其中一位中等身材、干练潇洒的老警察急急走向荣臻，行举手礼，笑道：“荣局长，我们终于把你盼来了！”

荣臻还了个举手礼，也笑道：“佩清政委，还用你亲自来接我啊！”

政委王佩清与荣臻是熟悉的，二人曾经在省厅一起开过会，又是省警察学校的校友，只是王佩清比荣臻大了近八届。

他们寒暄了几句，王佩清一指身后的二人，介绍道：“他们是局党委成员，这位是指挥中心主任梅愚同志，这位是政治部主任冯君知同志！”

梅愚 40 岁出头，瘦长身材，不苟言笑，是山城市局第一笔杆。冯君知 50 岁左右，稍胖，笑眯眯着眼睛，一看就是八面玲珑的人物。

“梅愚同志，君知同志，你们二位的大名已经如雷贯耳了！”荣臻朗声笑道，伸手与二人重重一握，“以后要仰仗二位了！”

二人忙道：“荣局长，我们一定给您当好参谋！”

王佩清笑道：“荣局长，其他党委成员与同志们在市局等着欢迎你哪！同志们盼着你来，带领我们打翻身仗，情绪高涨得很啊！”

荣臻笑道：“走，不要让同志们久等！”

欢迎荣臻局长的仪式简单而隆重。

荣臻在王佩清等人的陪同下一走进山城市局机关大门，已等候多时的警察队列中响起热烈的掌声。

王佩清举手示意大家安静，大声说道：“同志们，这位就是我们的新局长荣臻同志，请荣局长给我们讲话！”

荣臻微笑着看着一双双满怀期待、充满希望的眼睛，看着一张张精神抖擞、

庄严坚毅的面容,他知道这支敢打硬仗、能打硬仗的警察队伍心里想着什么。从今天起,自己的命运就与这些战友们紧紧地连成了一个整体。他必须赋予这支队伍一种精神、一种力量,必须赋予他们继续奋进的动力,因为他们是人民的卫士,是肩负着山城社会稳定重任的主力军!

荣臻朗声说道:“同志们,战友们,谢谢你们的掌声。你们的掌声在我看来是一种责任,是一种鞭策,是一种激励,更是一种信任。你们是一支有着坚强战斗力、能打硬仗的队伍。从今天起,我们将并肩战斗,让我们成为一支敢打硬仗、擅打硬仗的队伍。衡量我们这支队伍的价值标准是什么?只有一条,那就是人民群众满意!”

“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其他的事,我不想多说。今天,我想告诉同志们的是,我们将走一条政治建警、科技强警、从优待警之路。打造一支学习型、开拓型、服务型的亲民公安队伍!要解放思想,勇于创新,通过学习找差距。‘打铁需要自身硬’。只有这样,才能跟上时代形势发展的需要,才能经受得住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对我们的考验,才能接受人民群众对我们的检验!”

荣臻一顿,面对静寂无声的队伍,意味深长地说道:“有作为才有地位。干事创业,以民为先。你得罪了老百姓,也就得罪了我,谁砸了老百姓的饭碗,我就砸谁的饭碗!”

“我们是人民的警察,人民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我们的根本宗旨,请同志们务必要牢记。”

荣臻在热烈的掌声中开始了任内的第一天。

就在这时,市公安局门口传来一声凄厉的尖笑:“我没疯,我没疯啊!是你们疯了!”

一个白发苍苍,蓬头垢面的老太太拄着拐杖,在门卫厌恶的表情中,蹒跚地离开了。“青天,还有青天吗?”这是老太太离开的那一刻发出的尖厉嘶喊。

荣臻怔了怔。“荣局,这个疯婆子天天在市局门前转悠,不要理会她。”王佩清看出了荣臻的异样,轻声说道。荣臻若有所思地点头,扬声说道:“同志们,我们是人民的警察,人民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我们的根本宗旨,请同志们务必要牢记。”

他在进入办公楼的时候,耳边似乎又回荡着疯婆子凄凉的哭喊。他下意识地回头,远望,已经没有了疯婆子那孤凄的身影……

市局刑警支队大要案大队办公室热闹非凡。邢丽边收拾着文件，边大声说道：“荣局长真是酷毙了。越看越像是我的偶像陈宝国。他的致辞真是太棒了！”

邢丽五年前毕业于中国刑警学院，作风泼辣，干练果敢，练就了一身好功夫。她话音未落，刑警肖天就不阴不阳地接上话茬，“邢大美，你似乎一天换一个偶像，累不累啊？现在当官的，说一套做一套，说的都比唱的好听啊！”

邢丽把文件使劲向桌上一拍，瞪眼道：“肖天，就你怪话多，似乎天下就你一个正人君子，就你一个人是正义的化身似的！”

邢丽随手从桌子上拿起一个文件，掷到肖天的面前，“肖大才子，别整天端着你怀才不遇的臭架子了，本季度的刑事案件分析我还没写，麻烦你替我写写好不好？”

肖天看了一眼，皱眉不屑道：“不写！”但抬头一看邢丽圆睁的杏眼，语气已经不太坚决。

“真的不写？”邢丽哼道，“不写拉倒！听说荣局长想了解下我们近两年来的刑事案件情况，如果你不写，可是错过向荣局长展示才华的大好机会了。”

肖天剑眉一扬，“真是荣局长要？”

邢丽伸手从他手中夺过文件，“这样的表现机会，还是我请巩队去写吧，巩队文采好，又熟悉情况！”

肖天忙道：“别别……邢大美，我写还不行吗？巩队能有我的文采好吗？”

“对不起，我还不让你写了！”邢丽说道，“机会永远属于有准备的强者！”

肖天看一眼其他人，大家已经习惯了他们的胡闹，所以并没有人注意他俩。肖天小声地说道：“中午请你吃烩面，还不行吗？”

邢丽一听，立马说道：“再加四个鹌鹑蛋！”

肖天一脸自认倒霉的样子，“依你！”

邢丽笑靥如花，“午饭有保证了。对了，肖天，明天上班前必须交给我！”

“没问题！”肖天低声咕哝道，“吸血鬼啊。”

只听“啊”的一声惨叫，肖天抱着脑袋，作痛苦状，显然受到了邢丽的“袭击”。

老刑警张纪征抬头慈爱地看了一眼打闹的二人，摘下老花镜，说道：“年轻就是好啊！邢丽，你把去年三十里铺郝洪生被杀的案卷还有岳庄岳兵一家被杀害的案卷给我找出来，我总觉得其中有些蹊跷、有些关联。”

老张年过半百，当了一辈子的刑警，由于孩子多，家庭负担又重，再加上性格温和，不太与人争论，在警局里是公认的老实人。他没有什么职务，也不太重视职务，用他的话说，就是咱没有当官的命。但由于他为人低调，待人忠厚，办案经验又十分丰富，同志们都非常尊重他。

邢丽应道：“张师傅，你等下，我马上给你找！”

肖天也来了兴趣，收起了自己的玩世不恭，小声地问道：“张师傅，是不是有什么重要发现啊？”

老张慈爱地看了肖天一眼，笑道：“你小子啊，是块干刑警的好料子。可是你这张嘴啊，不乱放炮就好喽！”

肖天站起身子，很潇洒地挥挥手，如演讲般的声情并茂，“张师傅，我放炮是对一些不正之风放炮，我就是要炮轰那些贪污腐败、说一套做一套的小人，我就是要炮轰那些警察内部昧着良心做事或者不作为只会阳奉阴违溜须拍马的败类！”

老张有些紧张地看看门口，“你小子给我闭嘴！”

肖天笑道：“张师傅，荣局长刚从外地调任，如果不了解我们市的实际情况，再听信其他小人那些‘形势一片大好’的话，只怕我们市的社会治安真的要乱上加乱了！如果有机会，本大少一定冒死直谏，当一回魏征！”

肖天说到得意处，有些飘飘然，他没有看到老张急得脸色都变了，更没有看到老张冲他直眨眼。

肖天毕竟也是刑警出身，当他发觉办公室异常安静众人都在直勾勾地看着他时，他也意识到背后有人来了。

他连忙转身，一张英俊的脸霎时涨得通红，讷讷的不知如何是好。

原来，荣臻局长不知何时已经在支队长徐玉树、大队长邓强的陪同下站在了门口。



大队长邓强狠狠地瞪了肖天一眼，小声道：“回头我再收拾你！”

“同志们，荣局长来看望大家了！”徐支队长大声说道，“欢迎荣局长给我们作指示！”

荣臻笑呵呵地与每个人握手，随手拉了一把椅子坐下，笑道：“我们的大要案大队气氛好活跃啊！”

此时的肖天站也不是，坐也不是。邢丽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他的身边，悄悄地责备道：“你这张嘴啊！”使劲拧了他胳膊一下，疼得肖天直龇牙，但没敢发出声来。

荣臻拍拍身边的椅子，亲切地招呼道：“你叫肖天？今年27岁，中国公安大学的高才生。哈哈，来，坐这里，我倒是很希望你这个当代魏征好好地给我进谏啊！”

众人一齐笑起来，尴尬的气氛随着荣臻的玩笑话散去。

荣臻逐一看去，“你是老张，干了35年的老刑警，不容易啊！”

“你是邢丽！”荣臻又笑道，“我可是一来就听说刑警队有一朵带刺的警花啊！”

众人又笑，邢丽大方地说道：“荣局长，我们都盼望着你来哪！”说着手脚麻利地给荣臻倒了杯水，放在桌子上。

“你是张路遥，省警校毕业的，你是方剑清，你是卫道元！”

“你是万中诚，你叫柳扬！”

荣臻局长一一叫着刑警的名字。很显然，他对肩负着攻克全市大案难案的刑警大要案大队是极其看重的，也是做了认真准备的。

荣臻局长刚来一天，就能把他们这些素不相识的人——对号入座，显然把这些铁骨柔肠的刑警们感动了，也一下子缩短了他们之间的距离。

荣臻环视了一下众人，说道：“似乎还缺一个人？巩枫呢？”

邢丽说道：“巩队家里有点事，请假了，局长。”

荣臻笑道：“听说你们的巩队有个绰号叫‘玉面独行侠’。哈哈，威名远扬啊！”

“荣局长，是这样的，在前年的打黑除恶中，巩队长突然接到线报，在‘天上人间’迪厅发现了五个犯罪嫌疑人，因为还不能确认是不是我们要通缉的飞车抢劫要犯，他就独身前去查看。不想他赶到时，那五人正好出门要走，巩队一眼就认出他们就是省厅通缉的要犯，再通知队里已经来不及了，他就一个人挺身而出，挡住五人的去路。结果，那五个人全部被巩队制伏，无一逃脱！”